

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 雅芳文存

宫殿·摩崖石刻与永恒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研究文汇

邵盈午 / 著

漢秦注海邊沙徒然
荒文明聲創萬代千
社稷府殿功在我矣
黃囊昔混沌未開
之時含哺而無釜斲
結繩不見文字伐檀
有人莫及舟車蠶桑
未採何求垂裳禮云
故人有其天地之德陰
陽之交鬼神之會
五行之秀氣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宫殿·摩崖石刻与永恒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研究文汇

邵盈午/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殿·摩崖石刻与永恒: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研究文汇/邵盈午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5

(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众芳文存)

ISBN 978-7-301-20669-0

I. ①宫… II. ①邵… III. ①范曾—书画艺术—艺术评论 ②范曾—诗歌评论
IV. ① J212.05 ②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2313号

书 名: 宫殿·摩崖石刻与永恒——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研究文汇

著作责任者: 邵盈午 著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669-0/J·043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6.5印张 229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題《宮殿摩崖石刻與永恆》沈曾

史可法於《范公論》稱上溯十一世
祖范鳳翼其英姿傑識如秋霜夏
日之不可狎而玩。士之附之亦誠不啻
百物之于麟鳳。史公固激於義而
殉於國之士其所讚許重比鼎彝。
時鳳翼公於吏部佐考功文選其
所拔擢若高攀龍顧憲成皆生東
林黨間斬鳳翼公以東林眉目朝
中閹黨肆虐遂告歸築退園
是遠祖仲淹先生進亦憂退亦憂
意之。當代清詩究考第一人錢
仲聯先生謂以言詩歌南通沈
氏其執以壇牛耳者哉。四百五十年
來所以瓜瓞綿延者以沈氏家學
尊德性而重問學不以隋侯之
珠彈千仞之雀故英烈碩學推
重若斯。

《南通沈氏詩文世家》二十一冊行

世不一年市售告罄。流布於世者
各國者皆先賢季羨林先生親署
以贈。國學大師余英時先生曾有
函至頗慰其沈氏業傳承有不墜
者。余先生曾受業於吳園生先生。吳先
生則為先曾祖范伯子門生。人能
弘道。從世不絕。其証焉。

邵盈午先生深知沈氏詩文於
史乘地位者。其所述作。果無虛詞。
錢仲聯先生之後。苟有言沈氏
詩文者。正應欽其言。知其陋。然
後細讀沈氏書。庶可救斯。



题《宫殿·摩崖石刻与永恒》

范曾

上 编

九域争传姓氏香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出版的当代意义 003

论范曾先生的文章家法 020

精微广大的经典文本

——《庄子显灵记》简论 039

栖居在诗性的空间

——读范曾新著《老庄心解》 061

奇峰峻耸奋追攀

——范曾与八大山人 067

万卷蟠胸识自高

——读范曾新作《黄宾虹论》 078

俯遗则于来叶 通亿载而为津

——《魂魄犹在江山图——可染恩师百年诞辰祭》
读后 084

天机骏利 风发韵流

——读范曾新著《急就章》 096

诗文书画 四美俱并

——评《范曾诗文书画集》 101

唯有诗狂不可禁

——简论范曾的旧体诗 105

是真名士岂讳狂

——析范曾的性格 112

目
录



目 录

- 妙语如珠动上庠
——范曾的讲学艺术 118
- 究竟应当如何为范曾“定位”
——兼论艺术家的学者化 130
- 万流横地一峰尊
——范曾存在的“意义” 135
- 宫殿·摩崖石刻与永恒
——论作为中国古典文化象征符号的范曾 140

下 编

- 《范曾诗稿》序 151
- 《范曾韵语》序 154
- 《抱冲斋诗存》序 157
- 《范曾画集》序 160
- 魏晋风流腕底来
——范曾《竹林七贤图》序 165
- * * *
- 相期廿载再飞觞
——范曾与蒋兆和 168

目 录

- 一代学人沐惠风
——范曾与陈省身交往侧记 171
- 范曾与杨振宁交往侧记 180
- 千秋有幸待烹茶
——范曾与季羨林交往侧记 185
- 银潢剑客天外来
——记范曾与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的交谊 189
- 沙翁何幸有司徒
——范曾与文怀沙 195
- * * *
- 范曾赋文两篇评析 198
- 附：范曾赋文两篇
- 《炎黄赋》 205
- 《八大山人记》 211
- * * *
- 大道昌明天下闻
——范曾先生访谈录 219
- 附录一 范曾邵盈午师徒唱和诗(选录) 230
- 附录二 范曾邵盈午师徒联句(选录) 251
- 后 记 256

上

编





九域争传姓氏香——《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出版的当代意义

论范曾先生的文章家法

精微广大的经典文本——《庄子显灵记》简论

栖居在诗性的空间——读范曾新著《老庄心解》

奇峰峻耸奋追攀——范曾与八大山人

万卷蟠胸识自高——读范曾新作《黄宾虹论》

俯遗则于来叶 通亿载而为津——《魂魄犹在江山图》——可染恩师百年诞辰祭》读后

天机骏利 风发韵流——读范曾新著《急就章》

诗文书画 四美俱并——评《范曾诗文书画集》

唯有诗狂不可禁——简论范曾的旧体诗

是真名士岂讳狂——析范曾的性格

妙语如珠动上庠——范曾的讲学艺术

究竟应当如何为范曾「定位」——兼论艺术家的学者化

万流横地一峰尊——范曾存在的「意义」

宫殿·摩崖石刻与永恒——论作为中国古典文化象征符号的范曾

九域争传姓氏香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出版的当代意义

“南通范氏”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道奇异的也是仅有的家族文化景观。

这个绵亘十三代、历时数百年的诗文世家的赫赫存在，已然凝为一座巍峨的丰碑，耸立在我国历史文化的长廊；她所迸射的道道光芒，至今仍熠熠生辉地闪耀在星汉灿烂的人类文明的碧空……

在惊叹倾慕之余，我常常仰天叩问，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化育了这代有其人的不世天才？

是冥冥之中的造化？是风水及先人的庇荫？是其高贵血统的遗传与裂变？抑或是其他别的什么？

如今，这一切都因了这套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的面世而涣然冰释。

哦，四百余年的历史沧桑，四百余年的风云激荡，顷刻间已化作中国文化的风之响铃，在漫漫的时间隧道中撞击出激越的阵阵清音。毕竟是“先忧后乐”的范文正公之后裔，他们在一个民族陆危之际，紧握人文精神之魂，在道脉丝悬的季世攘袂而起，维系着古老民族的内在根脉；透过那一代又一代薪尽火传的文字，我们不由地为范氏家族那种“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浩博胸襟所震撼，为他们那各致其极的诗文建树所折

服。摩挲着手中的这套印制精绝、版式考究的巨帙，我竟觉得它宛似一株雪中的古松，在虬枝龙鳞、盘根错节的老态中跃动着对当代具有高度启发性的勃勃生机。在商风日炽、人文精神日趋式微的时下，窃以为《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的面世，其文化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下面，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略陈管见，以俟公论。

一、“世家现象”的存在价值和文化内涵

在古代中国，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往往有赖于家族式的传承与发扬，诚如陈寅恪所言：“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自东汉以后，“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学，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①司马迁在《史记》中曾专门为那些可以传家继世的家族设立了“世家”一目，他的纪传体一直是“正史”的标准体例。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在古代社会，这种带有浓重的亲情化、世袭化色彩的家学世业，曾作为一种重要载体而长期传衍延嗣，并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从目前来看，昔日的那种世家现象已大有风光不再之虞^②；所谓的“诗家世家”（或曰“文化世家”），只是作为一个业已过时的历史名词而存在。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似乎出于“拯救国故”的考虑，推出了一套“文化名门世家丛书”，但读罢其中的《德清俞氏》一种，却不能不陡生流风已远、盛业不再之叹。是书的校点质量、编纂水平足以表明：曾经是声名赫赫的俞氏家族，其后人显然已无力承嗣其祖上所擅之学。笔者最近还顺带翻阅了陈寅恪之女整理的《陈寅恪诗集》，吴宓之女整理的《吴宓日记》，情意真而学力馁，于父辈精神命脉茫昧不晓，故书中舛讹脱衍，往往而有。所谓“玉树芝兰一脉

^①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胡适就曾慨叹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胡适的日记》第440页）

延”，看来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想望了。

不过，倘若细细想来，文化世家的“淡出”并不足怪，它并非肇自今日，而是自清末民初就开始了。在风雷激荡的近代中国，“政治”必然凌驾于一切之上。一大批高擎民族复兴火炬的爱国之士投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科技救国、实业救国、变法之路、救亡之路……近现代中国知识者人生道路的多向选择性，注定了文化世家由以往代代延续的顺向继承关系递变为一种不断分化、重组、自立的关系。与此相骈连，以往那种以个人化、亲情化乃至世袭化为特征的学术传承方式（或曰文化传播形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为父者不以赓嗣家学为任，子亦不以克绍祖业为志，为数相当的“世家子弟”纷纷放弃了祖业，而选择了政治、科技、实业……世家文化的断裂，遂成为一种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結果。^①

可对南通范氏家族来说，诗文传家，似乎成了一种无形而又严明的指令。如果我们将范氏诗文世家置放到一个连续的历史序列中进行综合考察，其中的顺向继承关系了然可见。古人云，三世承风，方称世家（而范氏则是十三代，且有燭火不息薪传赓续之势）。作为一个诗文世家，历经四百余载，仍能瓜瓞绵绵，自行延续，且能守护好历经劫火的十三代诗文稿，天荒突破，岿然独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所周知，在书籍的普及程度尚欠发达的古代，收书、藏书、钞书皆为读书人历代相沿的习尚。一般说来，所谓“学在官府”，意味着国家控制了书籍的主要流通渠道。但古书的流传、亡佚，绝非文化垄断所能主导。因此，私家藏书与国家藏书遂成为赓续传统文化的平行又交叉的主轴线。但从私家藏书的历史来看，书的沉浮聚散，往往难于尽述。而细究其因，衰集之难，大抵不外乎四端：或厄于水火，或遭于兵燹，或败坏于不肖子孙，或攘夺于有力势豪。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

^① 在“世家子弟”中，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转向理工学科的现象极为普遍，例言之，早期的夏曾佑之子夏元栗在严复、蔡元培任期内担任北大理科学长，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转向建筑学，钱玄同之子钱三强专研核物理，钱均夫之子钱学森主攻空气动力学，等等。这种转向，事实上不仅仅反映了新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老一代人的某种价值观念的位移。

记》中尝谓：“读书难，藏书难；藏书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可谓慨乎斯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书的厄运劫难也正是文化的厄运劫难。在中国历史上，“焚书记”一再续篇，真令人不胜浩叹。而南通范氏家族之所以能够绵延 13 代厥传未衰，且能长葆“斯文”存于天壤，显然是由于这个文化家族具备了一般家族所无法具备的诸多条件：首先，这个家族必须有一定的资财，其家族成员必须有极高的文化修养，自觉地将诗文世业视为人生的第一要务（在当时士人普遍视为正业的“宦途”，在他们看来倒成了“业余”）；其次，这个家族必须有着超越世俗的深谋远虑，对如何发扬祖业有着“安敢让也”的巨大责任感；复次，这个家族成员普遍具有恪守家学、注重家藏且以诗文传家树誉的强烈意识。即以范伯子而论，他当年就曾有过编辑祖上诗文集的宏大计划，但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终未能遂其所愿，但这毕竟为第 13 代传人的范曾先生奠定了相当重要的编辑基础。搜罗既富，菁华斯寓。《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的文本本身足以表明，作为第 13 代传人的范曾先生，既能承嗣祖上的法脉，复会通范氏所擅之学，从而确保是书体例彰明，校勘谨严，荟蕞以覘全豹，连林方见高枝，从这个意义上说，《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的出版，既是踵事增华、光前裕后的一大文化工程，也是我国出版界的一大盛事，是中国家族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①

① 在封建社会，私人藏书业与国家藏书业事实上已然成为赓续传统文化的平行又交叉的两条主轴线。由“书香门第”发展为私人藏书，由私人藏书发展为学术大家，是我国学术文化史上一种显著而突出的文化现象。即以张元济为例，从宋代开始，其先祖海盐张氏即以理学传家；明朝张奇龄系张元济十世祖，以“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的家训教导后人；九世祖张惟赤高中顺治朝进士，建涉园，为清代著名的藏书楼。此后，海盐张氏遂以藏书、著述闻名于世。六世祖张宗松系著名的藏书家、国学家，尤擅版本鉴别；张氏涉园藏书楼在他的努力下，达至极盛时期，乾嘉之际的江浙学者往往到涉园访书，藉以治学。张森玉先生（张元济之父）因科举不中，功名不彰，定居广州后，尝以捐官的方式做了广东的地方官。对其子希望甚殷。张元济颇能克绍箕裘，发扬祖业，他尝发愿“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时，总是尽力搜罗”。他于 1904 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图书室的基础上建立的涵芬楼，宛若一个硕大的聚宝盆从四面八方搜集散出的私家珍本图书。在近代，张元济首先是一个大藏书家，并在此基础上蔚然而为近代著名的出版家、学问家。可以断言，若无张元济收藏、编纂、校勘之功，晚近传统学术的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凭借。对此，可详阅陈建民所著《智民之梦——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作为一部通州范氏家族明统系纪隆替具文献的资料集，一种传统与历史、荣誉与骄傲的载体，《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为我们从“史”的角度探寻范氏家族源流演化脉络、破译孕育范氏诗文世家的文化基因密码，提供了翔实、完备的精彩文本。范氏 13 代人的心血所凝，均迹化于历劫犹存的文本中，她不仅可以补益史乘之罅罅，考辨学术的源流，裨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个“诗文世家”的精神蕴涵及其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还以一种特异的存在，标示着被媒体称为“广陵散从此绝矣”的中国精英文化传承中的“家学”模式并未终结，仍以一种发幽荟萃的形式，延展着昔日的辉煌。这种不惟在我国、即使在上世界上也属仅见的“唯一性”，自有着无可限量的研究价值，亟待着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发掘。

二、对家学、师承等重要问题的重新估定

所谓家学，简言之，即家庭世代相传之学。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精神的核心之一，是十分推重所谓的“书香门第”。即以清华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例，无一不是所谓“书香门第”，无一不具有迥异常人的深厚家学渊源。^①推而言之，家学的默化潜移的作用，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道路会产生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此，我们还须认清一点，即所谓家学，不光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子集，或范氏家族绵延 13 代的所谓诗歌世业，同时也是指这个家族始终坚守的那种文化血脉，和对终极价值的关怀，甚至包括道德上的荣辱、家族的荣誉，他们对这一切的关心，往往是和

① 这方面的适例，不胜枚举。譬如，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学有渊源，其曾祖章均，是乾隆时期余杭的一位乡绅，拥有资产百万，富甲一方，尝捐资建南苕书院，以为培育人才之摇篮。章太炎之祖父章鉴，为光绪朝的国子监生，酷嗜古书，所搜宋、元、明版本古籍多达五千卷。迨至章太炎之父章浚时，家道中衰，但仍恪守家学世业，苦志向学。——由是可知，太炎先生之所以被推尊为“一代人文建斗辰”的国学大师，传统书香门第出身、家学渊源深厚、个人天资过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从小耳濡目染来的行为规范与家庭训导连在一起的，并由这种翰墨书香的氛围和陶染中形成了一种迥异常人的价值尺度。当年，陈寅恪在论及士族的特征时，曾将其概括为“实用儒素德业以自矜异，而不因官禄厚高见重于人”，窃以为这也正可移评文化世家子弟。在此，我想拈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在世家子弟中，往往有一种“高不绝俗，和不同流”的“爱面子”的家风，切莫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个人性格、习惯。事实上，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一个人做人的底线和“格调”。既然你在这个家族里占了一个位置，就不能不背负起这个家族的荣誉，承担着这个家族的历史，就不能不竭忠尽智地把这个家族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设若一个人终其一生都没有为自己的思想、行为的价值在血脉上找到一个来自传统的依据，更没有个人面子上的顾虑，没有家族的荣誉责任，没有迥异常人的价值尺度，那就可以一味厚黑，恣意妄为。由是可见，“面子”问题是不容小觑的。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中所写的“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的“思想而不自由，无宁死也”^[2]，说到底也是一个面子的问题。作为文化世家子弟，注重面子、捍卫尊严成为一种代相承嗣的传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们区别于流俗的一大特征。我们从陈寅恪的诸多史著中，不难发现，陈氏非常注重考镜家族或朝代源流与个人身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陈氏就直言道，梁启超不理解陶渊明的家世出身，何以言之？因梁氏出身寒素故也。注重出身^①，讲求源流，贯彻于陈氏史学研究的始终，体现出陈氏寄托遥深的史家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中，还专门附有“姻亲卷”。这显示出主编者的独特眼光和文化取向。从“姻亲卷”中，我们不难发现，范氏家族是注重出身（书香门第），讲求世家渊源的。也就是说，范氏家族在对“姻亲”的选择上，绝不是像恩格斯在谈到封建王公的婚姻行为时所说的，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3]他们所重视的是双方的文

① 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载，陈氏的注重出身、讲究门第不仅体现在治学方面，也体现在生活层面上（如请秘书、护士等）。考虑到陈氏与范家的姻亲关系，故附带提及一笔。

化背景，着重考虑的是如何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发扬，而不是权力和财富。也就是说，范氏家族的“联姻”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不是政治行为。为了论述的方便，请允许我先将范氏家族的“姻亲关系”作一简要的缕述：

据范伯子《通州范氏诗抄·序》云：“初闻《艺概》于兴化刘融斋先生，既受古文法式于武昌张廉卿先生，而北游冀州则桐城吴挚父先生实为之主。”而张、吴二人乃曾国藩门下著名弟子。范伯子与之游，故颇得桐城遗绪。范伯子的岳父，为桐城人姚浚昌，乃清文大家姚莹（曾以诸孙受学于姚鼐）之子。其子姚永朴、永概，亦生长桐城，均能恪守姚氏家法，时与范伯子切磋诗文。被范伯子敬为师辈的桐城人吴挚父（即吴汝纶——笔者），为清代著名的散文大家。论文推崇桐城，其作品气势纵肆，法度严整，尝为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作序。其子吴恺生，对范伯子颇为知赏。为文纵恣转变，震荡翕辟，颇能恪守家法。而范伯子的继室，则为姚浚昌之女姚倚云，亦颇擅古诗文，有声于时。而姚倚云之姐夫马其昶，则为张裕钊、吴汝纶之高足，被时人誉为桐城派之殿军。又，范伯子还与当时另一位诗坛巨子陈散原结儿女姻缘，范伯子的乘龙快婿便是大名鼎鼎的以诗、书、画、印冠绝一时的陈师曾。

由此可见，范氏家族通过与异姓的联姻，已然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精英文化圈”，当时崛起的诸多学派也就在这种“姻亲”关系中建构起更为密切的勾连。因此，我们理应将这种姻亲的结合与交往视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如果从学术的角度由此向上穷波讨源、追溯本根，足可爬梳出晚清、民初之际学术思想、学术流派、学术格局的变革脉络；向下推源及流，支离漫衍，则可窥察出晚近以迄于今的学术风气、学术范式、学术路向的分合离背。

需要在此申明的是，我的上述评断，主要是从“史”的角度籀绎蕴涵在“世家文化”中的一些尚须深究的潜在命题，而无意提倡知识的垄断，也不赞同“唯世家论”。大量的事实表明，在现代学人中，并不乏自学成才蔚为大家者，如陈垣、钱穆、王云五、唐兰、郑逸梅、叶圣陶、孙用，等等，但他们并

非所谓“无师自通”，而是走的“多师”之路，是他们在治学实践中多方钻研、转益多师而达到了相当的造诣，走向了专业治学的道路。即以陈垣为例，他尝慨叹自己“读书是自己摸索出来的”。^[4]陈垣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蜚声学界的历史学家，主要是靠着自身的过人资质和后天的勤奋，从而弥补了“家学”的欠缺。这一点，当然也适合其他自学成家者。不过，也毋庸讳言，从总体上看，自学成才者，与学家渊源深厚的世家子弟相比，在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上，往往会显出某些不足。^①

与家学相骈连的，是所谓的师承问题。师承者，指授受有源而学有所出也，在学术上与前辈一脉相承。（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家学传统的传承，不可能没有合理的、逻辑性的基础。）在20世纪初，由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家学与师承关系的讲求上，虽不及清以前为重，但在大多数学者身上，仍保持着它的地位及其传承力度。按照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说法：“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足见师承与学术的关系至深且巨。^②仍以陈垣为例，他曾坦言自己为学“没有得到老师的指导”^[5]。也就是说，在学术传授这一层面上没有得到名师硕儒的点拨（他告诫人们治学要从目录学入手，也就是希望后学者不要像他那样，走那么多的弯路），事实上，任何一个卓有成就的大家，无不是在其师承的基础上，在师门业已建构的学术基石上，进一步探赜阐微，求真创新，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将学术精魂发扬

① 即以钱穆为例，他尝自谓学乏师承，但天资颖慧，勤奋过人，著述宏富。但钱氏治学素以博杂著称，故在专精上似有所欠缺。其著作《先秦诸子系年》曾由顾颉刚建议列入“清华丛书”出版，审稿人为陈寅恪、冯友兰。冯氏在学术上对该书多所批评，故此书终未出版。又，其所著《近三百年学术史》也不被学界所重。在其于北大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时，有学者疑心钱氏是抄袭梁启超的同名著作。他的《国史大纲》虽几经修订，但仍是一部讲义，并未有多少深入的理论阐发。总之，钱氏没有像熊十力、汤用彤、冯友兰那样形成独具个性化的学术体系，其著作具有明显的抄撮史料的痕迹，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学术地位。由是可见近现代学人十分注重所谓“庭训早启”，是有道理的。

② 不少在学术上卓有建树者，家学渊源有自，他们的学问似乎不待旁求。其中父子、兄弟、兄妹同时驰誉学坛者也颇不乏人，如著名学者张相文、张亮尘，马宗霍、马雍为父子关系；容庚、容肇祖则为兄弟关系，一为古文字家，一为哲学史家；冯友兰、冯沅君为兄妹关系，一为著名哲学家，一为著名的文学史家，此类现象不胜枚举，兹不赘述。